

# 兩件向蔣公告御狀的故事

## ● 邊境

### 穩定大局肅謀懲貪

一九四九年，剿共局勢逆轉，大陸變色，國民政府轉進台灣，但中共虎視眈眈，早已部署攫奪台灣的一切措施，於不少機關團體，潛伏了許多

共幹及其同路人，俟機策動叛變，以致台灣局勢暗濤洶湧，危急萬分。幸而不久韓戰爆發，遠東動盪，美國總統杜魯門立即宣佈協防台灣，遏阻中共侵犯，也約束國軍反攻大陸。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守台灣海峽，台灣政局遂得安定；但內部治安肅奸防諜工作勢必加強，才能長治久安。於是台

省保安司令部責無旁貸，在副司令彭孟緝將軍指揮下，依據兩局的情報資料，連續破壞國際（俄共）間諜李朋、國防部次長吳石等中共間諜等大案，一舉清除了許多毒瘤，使台灣內部漸趨安定。

### 包啟黃官運亨通

保安司令部破獲的共諜案，一律均按戒嚴時期懲治匪諜條例，交付該部軍法處，依軍法處理。當時的軍法處長為包啟黃上校，辦公地點為今日之忠孝東路來來大飯店舊址，當然那時僅有低矮磚瓦房而已。軍法處行政

單位設在天津街，為今日來來飯店的側門，東側臨上海路（今為林森南路）設有軍法處看守所，入夜燈光暗淡，霧色迷離，頗有恐怖淒涼氣氛。牆角設有碉樓，派有衛兵監守，益增肅殺之氣。

軍法處長包啟黃，江蘇人，精明強幹，軀體微胖，外貌英挺，配合情治單位處理匪諜案，卓著績效，頗受賞識。

一九五四年，彭孟緝因功升任副參謀總長，不久，又因參謀總長桂永清猝逝，彭孟緝取而代之，躍升參謀總長，包啟黃水漲船高，榮升國防部

軍法覆判局局長，佔中將缺，為軍中最高司法首長，位高權重，顧盼自雄。後來彭孟緝轉任陸軍總司令，包啟黃的局長職位依舊，未受影響。新官上任，包啟黃勵精圖治，革新軍法，整頓獄政，廢除新店溪畔的露天刑場，另在新店軍人監獄之內，親自設計室內刑場，以改善外界觀感。

### 弄權強佔犯人之妻

包啟黃上任之後，聯勤總部發生一件貪污案，主犯為一上校級軍官，東北人，其夫人亦為東北籍（為被害人名譽姑隱其名），那時為戒嚴時期，軍法嚴峻，刑罰極重，據當事人之夫人後來對外界說明，她為救夫心切，以傳統的方法，托人致送包啟黃厚禮一份（為現金，數量當事人未予說明，未便臆測），只求輕判保住性命。不意案子拖了月餘，渺無消息，她情急之下，親自進行第二階段救夫行動，再送厚禮一次，結果仍無消息。

百般無耐，再進行第三階段救夫，將自用的住宅過戶包啟黃名下，亦蒙接受。不料經數次與包啟黃當面接觸，

從司空見慣，一律予以保留，她的千古沉冤更難真相大白了。

### 官邸告狀包某處決

她的姿色引發包啟黃的色膽，對她格外關切，暗示欲圖一親芳澤，被害人救夫急切，含垢忍辱委身相從，數度往還後，包啟黃自以為情已篤定，才告知其夫早已遭處決，並囑她安於現實，繼續保持曖昧關係。她乍聞此言悲痛欲絕，痛悔人財俱失，如依法訴訟，證據非常薄弱，包啟黃有權有勢，又精通法條，必將徒勞無功，唯一有效的途徑，是能向老總統蔣公當面陳訴，檢舉不法，但總統府警衛嚴森，一介弱女子無緣接近。但她不死心，試以書信投向總統府及總統官邸，均石沉大海，無聲無息。蓋因總統蔣公身繫國家安危，日理萬機，民間法律案件自有司法單位處理，不勞蔣公費神。官邸侍從及總統府幕僚對於這類陳訴案件也不會上呈蔣公，瀆其精神。何況此類陳情案件日有多起，侍

然而這位出身白山黑水的受害女子，性情剛烈，報仇心切，意志堅定，把受害經過訴之於東北籍鄉親，幾位國代基於義憤，數度磋商之後，決定委請考試院長莫德惠（柳忱）請求晉謁蔣公，攜帶被害人直接向蔣公陳訴。

此議經向莫德惠表達，柳老一副菩薩心腸，對她的遭遇極為同情，但柳老處事持重，對於帶人直達天聽，雖然同情但仍有難色，經同鄉再三懇請，陳述冤曲，卒打動了莫柳老，同意帶她直接面見蔣公。

莫柳老雖貴為考試院長，道德文章向為蔣公尊崇，但私攜女子面謁仍有顧忌，幾經考慮以私下進入官邸較妥。於是乃向官邸洽請私人晉見，經蔣公允諾，遂依約前往。

均石沉大海，無聲無息。蓋因總統蔣公身繫國家安危，日理萬機，民間法律案件自有司法單位處理，不勞蔣公費神。官邸侍從及總統府幕僚對於這類陳訴案件也不會上呈蔣公，瀆其精神。何況此類陳情案件日有多起，侍

蔣公允諾，遂依約前往。

### 另一案有告無受理

事後柳老在台北市中山堂堡壘廳面告東北籍國代路國華、岳成安等數位同鄉稱，當日他攜同被害女子乘車抵達官邸，由侍從接待至貴賓室，僅隔數分鐘，蔣公即翩然蒞臨，握手寒暄，並和柳老閒話家常，柳老隨即介紹被害女子的身分姓名，她立即跪倒在地，淚流滿面，面容慘淡，激動非常，蔣公亦為之動容，囑她起身就座，不必緊張，有事慢慢講。她向蔣公跪拜後起身坐下，聲淚俱下，把整個事件經過原原本的訴說一遍，然後雙手呈上書面陳述狀，蔣公聆聽之時，數度雙手握拳，具有忿怒之色，但神態平靜，僅似問非答的說了一句：「竟有這種事?!」

另外還有一件「告御狀」的故事，當事人雖上告成功，卻無下文，蔣公未予置理，因職司有分、輕重有別之故。一九五一年末，是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國大年會與行憲紀念日在台北中山堂合併舉行，出席的有全體國大代表、立監委員召集人、五院院長、各級軍政首長、各國使節等，共二千餘人與會，蔣公神采奕奕，依例蒞會致詞，除嘉勉憲政體制運作良好外，更強調復國建國的決心。蔣公致詞之後，習慣性的緩慢間放下講稿，面露微笑，向與會人員頷首致意。不料一瞬間，台下第十五排右側一位出席人員，突然起身高喊：「報告總統」，引起全場驚愕，蔣公亦轉頭向其注視，場內頓時極度緊張，令人不知所措瞬秒間。此時，身為司儀的我職責所在，無從請示，憑藉往日經驗，機智增加口號動作高呼「起立」，接著再

加呼三民主義萬歲、中華民國萬歲、恭祝總統政躬康泰，連續呼喊中，掩蓋了會場上的呼喊，蔣公緩步含笑若無其事走出會場，全場報以熱烈掌聲，歷久不斷。事後，我獲得國大祕書長及年會籌備負責人的獎勵。不久，官邸警衛處長、負責會場安全指揮官，警備總部警備處組長吳鴻昌（因破獲郵包炸彈案，而榮升副總司令），等紛紛給我獎勵。事後經人告知，欲告御狀的人，為廣東籍國代陳會瑞，因與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等籌辦逢甲學院發生利益糾葛，打官司敗訴，心有不甘，故欲向蔣公御告，冀望平反。不過，陳會瑞雖已達上告的目的，但蔣公以元首之尊未處理此一司法訴訟案件，以致陳會瑞功敗垂成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